

SHANXI EDUCATION PRESS

主 编

任子峰

王立新

欧美文学史传

下



山西教育出版社

Z109
P.27

欧美文学史纲

下



山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美文学史传/任子峰,王立新主编.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9.3

ISBN 7—5440—1700—1

I. 欧… II. ①任… ②王… III. 文学史—西方国家 IV
.I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 第07582 号

2000年秋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补0866—4

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并州北路 69 号)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37.75

字数: 942 千字 印数: 1—4 000 册

定价: (上、下) 52.00 元



竟风流三分天下谁为先

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前夕，青年作家雨果的新剧《欧那尼》在巴黎公演，台上是高尚的青年贵族欧那尼与卑劣的国王斗智斗勇，而台下则鞋光拳影，大打出手，拥护与反对两派吼声震耳欲聋，剧院的房顶几乎都要给掀翻了。最后支持者大获全胜。随着这帮年轻人兴高采烈地吹着口哨走出大门，世界文坛上的又一场革命开始了。在这以前，浪漫主义早已在整个欧洲风起云涌，涌现出许多伟大的作家和诗人，如英国的桂冠三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拜伦、雪莱、司各特，德国的诺瓦利斯、霍夫曼，法国的夏多布里昂、维尼，俄国的普希金、莱蒙托夫等。古典主义——这个统治法国乃至世界文坛上已达二百余年的

骄横的霸主，除了自己的老窝法国之外，地盘早已丧失殆尽。

雨果的具有鲜明的反封建思想内容与新颖的浪漫主义手法的剧作《欧那尼》，刚一发表就遭到疯狂的敌视和围剿，因此公演之日就成了文坛新旧两种势力的大决战。然而，此剧一上演即引起轰动，场场爆满。长久以来受到古典主义压制的浪漫主义最终获得了辉煌的胜利，牢牢占据了巴黎舞台的主宰地位。而遭此一役，古典主义这匹骆驼就被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从此土崩瓦解，销声匿迹。

年方二十八岁的青年作家雨果，充当了这场斗争的旗手和领袖，是他将 19 世纪浪漫主义运动推向了新高峰。而当时他的拥护者，大都是一些出身中下层的新青年作家，其时都还默默无闻，但他们内心躁动的创作冲动已被古典主义压抑得太久，满腔热情早就盼望着一次惊天动地的爆发。此刻他们结成新文学的神圣同盟，高喊着“打倒古典主义”的口号，向延续了二百多年的旧传统发起了挑战。身着奇装异服在剧场里冲锋陷阵，有戈蒂耶和巴尔扎克；在剧场外摇旗呐喊，则有大仲马和缪塞……

一旦任务完成，神圣同盟即不复存在，大家各自分道扬镳了。共同的外部敌人一旦消失，内部的深刻分歧就暴露出来，昔日的战友成了今日的对手，欧洲文坛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角逐。谁也不会想到，当年这些血气方刚、同仇敌忾的年轻人，日后居然会各自成为对立阵营的主将——雨果在夏多布里昂之后成为法国浪漫主义公认的领袖，巴尔扎克则是即将取浪漫主义而代之的现实主义的巨擘，而紧随他们之后，戈蒂耶鼓吹的“为艺术而艺术”的颓废主义又在欧洲引发了一场艺术地震，孕育着 20 世纪的现代主义……

群雄逐鹿，三分天下。浪漫主义、现实主义、颓废主义三大流派鼎足而立，而唯现实主义为尊。——19 世纪中后期西方文学的总格局就这样悄悄形成了。

《欧那尼》上演成功，标志着浪漫主义对古典主义的最后胜利，也标志着它发展的顶点。

当时法国大革命所激起的理想主义热情已逐渐消退，一般人对大革命后资本主义的冷酷现实深感失望，因此浪漫主义笔下过于理想化的生活、漫无节制的自我表现和主观抒情，开始使读者感到腻味，多数作家也愈来愈感到难以继续“浪漫”下去。例如，就在雨果还沉浸在《欧那尼》巨大成功的喜悦中时，巴尔扎克就已根据现实主义新原则对该剧过度的浪漫手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的确，浪漫主义长于绚丽奇特的想象和情感世界的抒发，却拙于对社会现实的客观表现。由于过分强调主观，往往不太注意生活的真实，有时甚至粉饰现实、逃避现实。所以 30 年代后，浪漫主义运动的势头已愈来愈弱，不得不让位于应运而生的现实主义，尽管对雨果本人来讲，他的光辉历程才不过刚刚开始。

但浪漫主义在崛起的现实主义面前的相对衰落，并不意味着它已经没有什么生命力了，恰恰相反，在巴尔扎克同时及其后，浪漫主义都仍然是一支十分活跃的力量，不断做出伟大的贡献。

在法国，作家兼诗人缪塞（1810～1857）在自传性长篇小说《一个世纪儿的忏悔》（1836）中，以自己与女作家乔治·桑的感情纠葛为题材，塑造了一个患上“世纪病”的“世纪儿”的典型形象。乔治·桑不肯接受巴尔扎克那种严酷的真实性，一边唇枪舌剑，一边继续写她那种牧歌式温情脉脉的爱情故事。大仲马代表了浪漫主义的另一类型，即通俗小说。他以善于编故事而闻名世界。梅里美爱写文明社会之外的传奇故事，其主人公大多像无法驯服的野兽，那种野味十足、不自由毋宁死的性格，在读者看来颇够刺激。至于雨果，他最好的作品还要等他给巴尔扎克致完悼词后才能写出来呢！



在大洋彼岸的美国，随着《独立宣言》（1776）一同诞生的民族文学，一出生就穿上了浪漫主义的外衣。面对大洋彼岸“有谁读美国书”的嘲笑，最先作出回答的是华盛顿·欧文（1783～1859）、布莱恩特（1794～1878）、库柏和爱伦·坡四位作家。如果说前三人毕竟还未摆脱模仿欧洲的痕迹，那么爱伦·坡则不折不扣地是桀骜不驯的美国人投向世界的第一颗重磅炸弹。他不堪忍受欧洲传统文学的理性主义紧身衣，只听从“美”的召唤，跟着感觉走，其创作具有浓厚的非理性色彩：朦胧、神秘、凄凉、恐怖。尽管他无意像巴尔扎克那样成为“历史的书记”，但是后人还是从他笔下那些末日景象中看出行将崩溃的旧世界的象征。

美国文学自此一发不可收拾。纳撒尼尔·霍桑写出了美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小说——《红字》（1850）。惠特曼（1819～1892）激情澎湃的抒情诗集《草叶集》（1855～1891），被誉为“滚滚波涛”，像一座宏伟的里程碑，成为新美国的象征。他是美国浪漫主义最后一位代表，恐怕也是19世纪浪漫主义运动的最后一位伟大代表。

而在中欧、东南欧，则有意大利的曼佐尼（1785～1873）、莱奥帕尔迪（1756～1829），波兰的密茨凯维奇（1798～1855）等人，他们都以自己不朽的作品扬名后世，为人类留下宝贵的文学遗产。

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分属两个不同的阵营，但它们并非不共戴天的敌人。在思想上它们是反封建的盟友，在艺术上它们的不同风格是欧洲文坛彩虹般绚烂色彩的组成部分，既竞争又相互补充。只是愈到后来，浪漫主义愈向现实主义转化，同它结合起来。

比如雨果，他于1831年创作的《巴黎圣母院》，取材于中世纪的一个传奇故事，无论人物还是情节，都令人感到浓厚的虚构成分，因此最能代表他的浪漫主义风格；而他最重要、最伟大的



作品却大都是在 19 世纪后半期创作的，像《悲惨世界》（1862）、《九三年》（1873）等。其时他经历了拿破仑三世的政变和巴黎公社起义，对社会的认识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使他早期作品中那种典型的浪漫主义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他无疑还是一个浪漫主义作家，但他关心的不再是中世纪的传奇故事、骑士或国王，而是最尖锐、最重大的当代社会现实，穷人的悲惨命运成为他创作的中心主题，他对当代社会进行了极其真实而广泛的揭露和尖锐批判，这使他的作品与现实主义大大接近了——实际上，没有一个伟大作家的创作是只能用单一风格来加以概括的。

归根结底，19 世纪是现实主义的世纪。

它以对人物和环境的极其客观的描写、严峻无情的真实，极大地震撼了读者，因此，自从 30 年代从法国兴起后，只经过短短一二十年，它就征服了整个世界，到 70 年代达到了顶峰。如果说，欧洲文学以古希腊罗马为第一座高峰，文艺复兴为第二座高峰，那么，它则是第三座高峰——而且是最高最辉煌的一座。作为资本主义时代的精神史诗，其成就超过了以往一切时代的文学，它在一百年里所拥有的天才巨匠，比过去三千年里的总和都要多得多。可以说，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它都是西方传统文学的一次全面的、空前的总结。

法、英、俄是 19 世纪现实主义的三大主力军，各军主帅依次是巴尔扎克（1799～1850）、狄更斯（1812～1870）、托尔斯泰（1828～1910）。此外还有晚起的美国一支偏师，马克·吐温和德莱塞先后挂帅。其他欧洲各国虽然整体实力稍差，但亦有不少闪烁的明星，其中最耀眼的一颗是挪威的易卜生（1828～1906），这位现实主义在戏剧领域里的先锋和旗手，以其所开创的“社会问题剧”震动世界，因而有“西方现代戏剧之父”之称。



自中世纪建国之后，法国差不多一直在领导着欧洲的艺术潮流，这次也不例外。它可以骄傲地宣称：19世纪欧洲的三大文学运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颓废主义，都是由它哺育的。

司汤达（1783～1847）与巴尔扎克同被誉为法国现实主义的两位奠基人，而点燃现实主义运动燎原烈火的第一颗火种，可以说是司汤达的《红与黑》（1830），只是这部小说还表现出较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偏于主观抒情。而使现实主义真正成为世界性的文学运动，巴尔扎克居功至伟。当他在剧场里为雨果的《欧那尼》奋勇拼搏之时，也正是他以《朱安党人》（1829）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之日。尽管这部使他终于成名的作品还未完全摆脱流行小说的窠臼，但已宣告了第一位现实主义大师即将诞生。以后他又苦心经营二十多年，身后留下一座丰碑——《人间喜剧》，教世界懂得了什么叫现实主义。——阿拉伯神瓶被打开了，无数精灵跑到世上来，从那以后，不知有多少作家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只是在托尔斯泰之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顶替巴尔扎克的领袖地位。他的名字成了现实主义的同义语，更成了它的一面旗帜。

巴尔扎克之后法国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能数出来的还有福楼拜（1821～1880）、都德、莫泊桑（1850～1893）、法朗士（1844～1924）等，左拉（1840～1902）根子上也是现实主义作家。如果说法朗士、罗曼·罗兰属于20世纪，左拉创作性质难以确指可暂且不论，那么最值得一提的恐怕就是福楼拜了。与巴尔扎克相比福楼拜的成就或许不那么大，名头不那么响，但他却也有自己的绝活——开创了小说“客观叙述法”。他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1856）冷静得像一块冰，通篇没有一句作者的议论，只让形象和情节说话。作者一旦失去直接向读者说话的权利，就只有完全依靠艺术形象本身来征服读者了，这就在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方面向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更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借用一句俗话来说就是——事实胜于雄辩。福楼拜以此大大增加了创作的难度，将现实主义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当然这也是现实主义强调客观性和真实性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他的“客观叙述法”开启了日后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的“人物视角”的理论，20世纪的现代主义也深受其影响，功不可没。

和法国共同哺育了19世纪浪漫主义、现实主义、颓废主义三大派别的是英国。

早在18世纪，英国就迎来了小说的“黄金时代”，取得大面积的丰收。在工业革命面前，古典主义关于体裁等级的森严壁垒轰然倒塌，“散文化”的城市生活需要“散文化”的表现形式，悲剧、史诗这些所谓“高级”的诗体体裁、贵族宫廷里的宠儿，无可挽回地失落于资本主义市场之中。小说，这是资产阶级时代的“史诗”（黑格尔语）。是亨利·菲尔丁、撒姆尔·理查逊他们的肩膀扛起了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雨果这些巨匠。

进入19世纪，紧随巴尔扎克之后，英国也有了自己的伟大的现实主义奠基人狄更斯，他也是英国自莎士比亚之后最伟大的作家。虽然他比巴尔扎克成名稍晚，但仍与后者并驾齐驱于当时世界文坛上，共执现实主义的牛耳。他们两人创作内容上的不同，恰好说明英法两国现实主义由于时代条件而呈现的差异：当法国现实主义还只注重反映新生的资产阶级与贵族阶级的矛盾之时，英国现实主义的目光就已开始转向社会下层，资本主义条件下小人物的不幸命运、劳资矛盾和工人阶级的斗争等，愈益成为重要的主题。

萨克雷（1811~1863）是另一位重要的早期现实主义作家。就总体成就来讲，他仅次于狄更斯。他的笔触还只限于贵族资产阶级的“名利场”，穷人的不幸还没有怎么进入他的视野；但在某些方面，他却完全可与狄更斯平分秋色，甚至更胜一筹。狄更



斯的格调未免过于感伤，而他对上流社会的讽刺却更严峻尖刻；狄更斯的人物有时比较简单，且常被夸张到失实的程度，而他的人物形象却更真实，性格也更复杂。

19 世纪后期至 20 世纪，英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还有哈代（1840 ~ 1928）、高尔斯华绥（1798 ~ 1853）、肖伯纳（1856 ~ 1950）等人，最重要的一位可说是横跨两个世纪的肖伯纳。他不但但是英国现实主义最后一位伟大代表，而且与王尔德（1854 ~ 1900）一同成为沉寂了一百多年的英国戏剧的振兴者，为 20 世纪的新戏剧开辟了道路。

在 19 世纪英国文学中，真正让整个世界大吃一惊的，却是英国女作家群的突然崛起。一夜之间，竟然冒出那么多女作家，几乎个个都具有世界水平，这真令视创作为自己特权的男人们脸上无光。世界文学史上，还有哪一个国家能拥有这份骄傲呢？

最先打响的是简·奥斯汀（1775 ~ 1817），她以《傲慢与偏见》（1813）给当时充斥着感伤主义和哥特式小说的文坛吹来一股清新的风。盖斯凯尔夫人（1810 ~ 1865）又以《玛丽·巴顿》（1846）开创英国第一部“工人”小说的先例，她还是著名传记《夏洛蒂·勃朗特》（1857）的作者。其他还有乔治·艾略特（1819 ~ 1880）、勃朗特三姐妹等等。在这些女作家中，勃朗特三姐妹中的夏洛蒂和艾米丽最为出众，也最令人叹惋。她们才华横溢，却红颜薄命。大姐夏洛蒂的一部《简爱》（1847），突破千古相袭的才子佳人俗套，洗净铅华，还爱情以本来面目。妹妹艾米丽，只写了唯一一部小说就使自己名垂青史，这就是以爱情力量战胜仇恨力量的《呼啸山庄》（1848）。

如果说法、英两国文学的繁荣因有悠久的传统并不算稀奇的话，那么俄国文学在 19 世纪的辉煌就真是一桩奇迹了。在刚刚过去的 18 世纪，它还只知道模仿欧洲的古典主义，——但突然

之间，一片美丽的星空展现在人们面前——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1809～1852）、冈察洛夫（1812～1891）……，犹如满天群星，璀璨夺目。谁能想到，在不到一百年的短短时间里，伟大的“俄罗斯母亲”竟能养育出这样多的天才儿子！

19世纪的俄国在政治经济上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当其他欧洲国家相继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时，它还停留在反动野蛮的农奴制时代。沙皇专制政府对自由思想实行极端血腥恐怖的镇压。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赫尔岑等革命志士被流放西伯利亚，绝代双骄普希金、莱蒙托夫殒命于沙皇阴险的枪弹下，——西伯利亚的严寒摧折了浪漫主义的娇嫩花朵，却正好培养出凌霜傲雪的现实主义参天松柏。

19世纪的俄国是现实主义的天下。正如泰坦从大地母亲那里汲取了无穷的力量一样，它的根深扎在人民当中，血管里奔腾着的是斗争的激情。作家即战士，笔就是战斗的武器。思想上虽然也有这样那样的迷误，但却没有一个伟大作家是置身于当时火热的俄国社会解放运动之外袖手旁观的，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深刻的人道主义，紧紧贴近现实生活，使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具有了鲜明的时代性格。

在艺术上它更是以骄人的成绩令世人仰视。它为世界文学画廊增添了“小人物”和“多余人”两大艺术形象系列，而两者皆由“俄罗斯文学之父”普希金首创。在他的《驿站长》（1830）之后，先后有果戈理的《外套》（1835）与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的《穷人》（1846）等写小人物的名篇；在他的《叶甫盖尼·奥涅金》（1830）之后，相继出现了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1840）、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1859），最著名者则属屠格涅夫（1818～1883）的小说《罗亭》（1856），其主人公罗亭成为多余人的代名词。

但俄罗斯文学最为突出的特色，它对世界文学最深刻的影



响，是它卓越深刻的心理描写。第一部心理小说当推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而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是名噪世界。托翁被誉为表现了“心灵的辩证法”；陀氏则号称“灵魂的审判者”，就心理描写的复杂与深刻而言，世上无出其右者，可谓独步当时天下，而为后世风气之先。

放眼看来，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冰山之巅站着的是三位巨人——多情善感的屠格涅夫、孤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虔诚的托尔斯泰，号称俄罗斯文学“三巨头”。这三人中，屠格涅夫以抒情见长；声誉最高的是托尔斯泰，他站上了巴尔扎克逝去后空下的旗手位置，成为19世纪后期现实主义最伟大的代表；最复杂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他活着时声望比不上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但他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却远远超过他们。19世纪俄罗斯文学最后一位殿军则是契诃夫（1860~1904）。他与薄伽丘、乔叟、莫泊桑、爱伦·坡等人一起，成为短篇小说发展史上的一座座里程碑。但他的功绩并不仅限于此，他的戏剧创作还对20世纪西方戏剧产生了重大影响。

19世纪70年代，现实主义运动在欧洲已步入中年，而美国浪漫主义还方兴未艾。但现实主义的巨浪终于挟其余威冲上了大西洋的彼岸，将美国人也卷进了这个时代大潮。美国现实主义运动起步就晚了将近半个世纪，因此要等到20世纪30年代才能迎来它的辉煌。而其时现代主义思潮早已风靡全球，欧洲现实主义运动也已过了全盛期，该有的差不多都有了，因此美国人在创作方法上难有大的突破。当然，美国人也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仅次于上述三国，涌现出一批具有世界声誉的杰出作家，如前期的马克·吐温（1835~1910），后期的杰克·伦敦（1876~1916）等。美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在思想上更为民主进步，尤其进入20世纪后更是表现出较明显的左翼色彩和社会主义倾向，以“美国梦”

的破灭为其普遍主题，它对资本主义黑暗现实的批判揭露更加猛烈尖锐。但在艺术上，他们毕竟是沿着别人已铺好的道路前进的。要说它为现实主义增添了什么新式武器的话，倒是19世纪末期的亨利·詹姆斯最值得一提：他提出“人物视角”的问题，突破了传统小说中全知全能的作者视角，意义非同小可，他因此而有“小说革新者”的美誉，并成为西方现代心理分析小说——包括意识流小说——的先驱之一。只是这位祖籍爱尔兰的侨民到底算哪国作家，还真有点说不太准，反正美国、英国都争着拿他来夸耀。

有潮涨就有潮落，现实主义再辉煌，也一样有衰退的时候。

19世纪的西方文学真可谓新潮迭起，变幻莫测，你方唱罢我登场。刚到70年代，君临天下的现实主义刚刚坐稳宝座，脚下就冒出了各种“异端邪说”，向它的权威发起挑战和冲击，而能跟它一争短长的则是自然主义和颓废主义。到19世纪，文学新陈代谢的速度仿佛突然大大加快了。

谈自然主义其实主要就是谈左拉。正是这位雨果逝世后法国最伟大的文学家，才让今天的读者知道自然主义。其实还在他1902年死于煤气中毒之前，自然主义作为一场运动就差不多销声匿迹了。

严格说来，60年代诞生于法国而波及欧美的自然主义并不能算是独立流派，实际上它只不过是现实主义派生出来的一种极端形式罢了，二者如同一对孪生兄弟。不同之处是自然主义走得更远，它已不满足一般的真实，还要求艺术反映生活要有绝对的客观性和记录性，试图用自然科学（主要是生理学）来解释人类社会。这当然太偏激、太离谱了。但是，当这位冷面医生将人类社会放在生理实验室的手术台上剖开它的肌体的时候，读者却不能不在它所揭露出来的各种社会罪恶和人性黑暗面前战栗，仿佛



亲身从地狱里走了一遭。无情的真实，这就是它的巨大力量所在。

但即使再怎样标榜不偏不倚的客观，再怎样装出一副冷漠的样子，读者仍然能感到那些伟大作家内心深处涌动的对人类苦难的怜悯和同情。因此说归说，一碰到具体作品，往往很难分清谁是自然主义、谁是现实主义。比如左拉，他的创作实践从根上说其实是现实主义的。他自以为从生理科学的角度揭示了穷人悲惨命运的根源——酗酒与遗传，但读者处处看到的却是这位德莱福斯事件的斗士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黑暗所怀的正义愤怒和极其深刻的揭露与批判。而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不少现实主义作家头上戴着或大或小的自然主义帽子，如莫泊桑、都德、哈代、德莱塞等。——总之一句话，纯粹的自然主义作家和作品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如果说自然主义不过是现实主义的一位偏激的小兄弟的话，那么颓废主义这匹老鼯鼠却是从根子上来挖现实主义的墙角。

颓废主义又称颓废派或世纪末思潮，是整个 19 世纪文学、美术、音乐等各艺术领域中印象派、唯美主义、新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一些小流派的总称。它们名称各异，界限不清，但共同的纲领是——“为艺术而艺术”。

产生颓废主义的思想基础是拿破仑战争失败之后复辟时期弥漫整个欧洲的一股悲观失望情绪，是之谓世纪末思潮。失望于法国大革命并与唯利是图的资产者格格不入的一帮艺术家聚集在一起，号称“波希米亚人”（放浪不羁的流浪者）。这帮资产阶级社会的“浪子”，玩世不恭，蔑视一切世俗的法律和道德观念，以精神贵族自居。他们唯一的信仰是艺术。他们最响亮的口号是“为艺术而艺术”。他们不承认艺术的道德性和社会功利目的——艺术与道德无关。

颓废主义——这是脑满肠肥的庸俗资产者社会中的“恶之花”。法国的戈蒂耶、波德莱尔，英国的王尔德，是颓废主义文学运动的三位重量级人物，而顶尖人物则非波德莱尔莫属。

颓废主义的发源地也是法国。论年龄，它并不比现实主义年轻多少。曾在剧场里为雨果的《欧那尼》充当先锋的诗人戈蒂耶，早在1834年5月就以小说《莫班小姐》的序言首揭唯美主义的叛旗，讽刺攻击一切“功利主义”的文学，这自然也包括了 他终生崇拜的大师雨果。1849年，年长十岁的戈蒂耶在巴黎会见了二十八岁的波德莱尔。这次历史性的会见诞生了那句著名的口号——“为艺术而艺术”。

波德莱尔这位堪称是爱伦·坡衣钵传人的年轻人，在颓废主义运动中独树一帜，开创了象征主义。他强调人与客观世界有一种神秘的对应关系，因而对生活的表现只能用象征的手法而不能写实。不仅在当时，甚至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里，这种论调都被当然地视为蛊惑人心的异端邪说。而他在80年代的后继者们——魏尔伦、兰波、马拉美——则干脆接过社会加诸其身的匪号，公然命名自己的杂志为《颓废者》，居然也搞得有声有色。

唯美主义这把野火很快也烧到了英国。如果说，天性浪漫的法国人对这帮“波希米亚人”的胡闹多少还能容忍，那么这把野火则真正烧痛了一贯道貌岸然的英国“绅士”们。继拜伦之后，又一个天才被维多利亚时代的伪善毁灭了。——王尔德被扣上伤风败俗的罪名投入监狱，度过了两年铁窗生涯，重新自由的他不久就在极端的孤独中死去（1900）。——唯美主义这场运动终于落下了最后的帷幕。

颓废主义运动基本只限于法、英两国，无论规模还是成就都远不能跟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相比。它故意闭上眼睛不看外部的世界，剥夺了自己关心和探求人类生存状况的权利，将自己锁进艺术的象牙之塔中，只专注于形式——结构、韵律、节奏、词藻



等——的推敲。这样，形式倒是精美了，却缺少了深刻的思想和伟大的情感。因此，跟巴尔扎克、雨果、托尔斯泰等这些“功利主义”作家相比，戈蒂耶们的创作未免像是雕虫小技。

这是一次不太成功的造反。但如果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话，那么可以说，这场造反自有其深刻的意义，它是 20 世纪现代主义文学反传统革命的第一个信号。

最起码它推动了艺术形式的进步，而它离经叛道的勇气更是惊世骇俗。它蔑视艺术的道德性和社会功利性，这是在文学艺术领域里对欧洲理性主义传统的公然反叛。“文学是对生活的模仿”（更现代的说法是“文学是对生活的反映”）——自古以来就是天经地义的法则，是到 19 世纪为止全部西方文学的基石。颓废主义首次迫使人们对它发生了怀疑。当人们首先把艺术当做一种意识形态时，就产生了对文学艺术三大功能的传统排列——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审美作用。结果艺术常常沦落为哲学、政治学或伦理学的一位可怜跟班。现在居然有人把这个次序完全颠倒过来，断然声称艺术首先应该是艺术，然后才是其他。这真让人大开眼界。

终于，人们认识到，后期的象征主义就是西方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分界线！一个新的艺术时代来临了！

就在还冒着烟的颓废主义废墟上，20 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像一只火中的凤凰诞生了。它是宇宙光速时代的产物。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突破牛顿的经典力学之时，正是人类又一次思维革命来临之日。真实——这个被人用滥了的字眼——不再意味着对外在现实的直观反映，而意味着内在情感世界的审美创造。传统文学最后一位骄子——现实主义，尽管在数量上仍然还占据绝对优势，但已不再能领导时代的潮流了。